

云中岳武侠精品

火凤凰

痴侠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290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痴侠系列

火

凤

凰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书目

一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霸海风云}合	5
傲啸山河	傲啸山河}合	3
匣剑凝霜	匣剑凝霜}合	3
秘剑飞虹	秘剑飞虹}合	2
绝代枭雄		1
红尘碧玉		1
逸凤引凰		1

二 独步武林系列

剑影寒		3
莽野龙翔	莽野龙翔}合	3
草野奇人	草野奇人}合	3
大地龙腾	大地龙腾}合	3
剑海腾龙	剑海腾龙}合	3
剑海情涛	剑海情涛}合	3
血剑兰心	血剑兰心}合	3

三 红粉佳人系列

剑垒情关	剑垒情关}合	3
故剑情深	故剑情深}合	3
青锋惊雷	青锋惊雷}合	3
魔火情焰	魔火情焰}合	3
八荒龙蛇	八荒龙蛇}合	3
四海游骑	四海游骑}合	3
侠影红颜		3

四 行刺天下系列

情天炼狱	铁胆兰心}合	3
比翼情鸳	比翼情鸳}合	3
天涯江湖路	天涯江湖路}合	3
亡魂客	亡魂客}合	3
大刺客		3
剑底扬尘		3

五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3
龙骧奇士		3
幻剑情花	幻剑情花}合	3
情锁巫山	情锁巫山}合	3
万丈豪情		3

六 亡命江湖系列

古剑仟情记		3
亡命之歌		3
锋镝情潮		3
剑啸荒原		3

七 豪侠系列

剑底情天	2
龙虎风云榜	2
湖海龙蛇	2
草莽英雄	2
矫燕雄鹰	2
魔剑惊龙	2

八 异侠系列

强龙过江	2
江汉屠龙	2
风云录	2
魅影魔踪	2
猛龙威凤	2
风尘岁月	2
风尘怪侠	3

九 痴侠系列

霹雳天网	2
血汉妖狐	2
草莽争雄	2
杀手春秋	2
火凤凰	2
京华魅影	2

十 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2
霹雳刀剑情	2
四海鹰扬	2
蛟索缚龙	2
浊世情鸳	2
剑仗天涯	2

十一 怪侠系列

情剑京华	2
虎啸金陵	2
虎胆雄风	2
碧血江南	2
邪神传	2
刀气撼春情	2

十二 情侠系列

冷剑飞莺	2
湖海群英	2
乱世游龙	2
锋刃绮情	2
剑影迷情	2
烈火情挑	2
无情刀客有情天	2
虎踞龙蟠	1

目 录

第十六章	凤台妙音	(315)
第十七章	争风吃醋	(337)
第十八章	摄魂魔音	(363)
第十九章	风起云涌	(383)
第二十章	绿女情深	(402)
第二十一章	龙女失踪	(422)
第二十二章	女色相诱	(443)
第二十三章	梅宫秘境	(464)
第二十四章	天罡真人	(487)
第二十五章	火凤操戈	(505)
第二十六章	凤毙七煞	(527)
第二十七章	火凤复仇	(540)
第二十八章	二龙火并	(570)
第二十九章	最后决战	(591)
第三十章	恨消情长	(612)

第十六章 凤台妙音

李慧慧的左颊开始变色，由白变红、变紫，惊得胆裂魂飞，弄不清自己是怎样挨耳光的。

“在下说过的，来一个杀一个。”舒云凶狠地说，重新走向痛苦呻吟的八手仙婆，剑光再闪。

“住手！你赢了。”李慧慧发狂般尖叫。

“在下很少输的。”宋舒云的剑尖停在八手仙婆的右肘上，可知他的剑已到了收发由心境界。

“我把乾坤手还给你。”

“你就可以把受伤的人和尸体带走。”

李慧慧发出一声娇叫，左前方通向另一座院子的月洞门出现两个侍女打扮的人，挟持着神色委顿的乾坤手，半推半拖向这里走。

“在下算定你尚未将人带走。”舒云沉着地说，剑尖离开八手仙婆的右肘。

“本姑娘认栽。”李慧慧恨声说，收剑入鞘。她的左颊已开始青肿，面庞不再美丽，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说话的声音也怨毒无比。

“你早该认栽的。”

“我发誓，一定要送你上西天。”

“你放心，我宋舒云不是佛门弟子，不会上西天。”

“那就下地狱。”

“你必须先打通泰山王的关节。”他也收剑，“乾坤手的禁制，一定是八手仙婆所施的，解不了禁制，你们还不能走。”

“小子，我没受禁制，只是在迷迷糊糊中被他们打得老骨头像被打散了。”乾坤手有气无力地说。

两侍女手一松，乾坤手呻吟着身形一晃，但支持不住，颤抖着坐下了。

“齐叔，要不要把她们骨头也打散？”

“算了，说起来真丢人，我乾坤手竟然糊糊涂涂落在仇家手中，挨一顿口好认了。”乾坤手泄气地说，“那老虔婆不是吹牛，她的确能破邪术，因为她也会邪术，而且道行甚高。练武朋友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与邪术论短长。”

“你老人家错了，齐叔。”他一面检查乾坤手是否受到禁制，一面说：“心正则百邪回避，正直则不惧鬼神。只要定力够，心意神凝而为一，邪术何足惧哉？唔！好像你老人家没有碎骨头需要整理。”

“废话！”

“你们可以走了。”舒云走向躺在地上的紫电，一脚挑开被他用虚空制穴术所制的章门穴。

“我决不放过你！”李慧慧厉叫，领了所有的人，带了尸体恨恨撤走。

“彼此彼此。”他挥手说，“好走！”

入侵东岳老店的人，不止李慧慧六个人，另外六个一直不曾出面，大概知道情势失去控制，不敢再露面。

对付一个不受胁迫、不顾后果的年轻人，如不见机改变策略，所付出的代价将极为惨重。所以有些真正老谋深算的人，宁可和同样厉害的对手斗智斗力，而不愿和那些初出茅庐的毛头小

伙子敞开来冲突。

这些人是分两批撤走的，往山上走。

李慧慧偕紫电和另两名侍女，由一名侍女背了断掉左手的八仙婆，从吕仙桥岔山的小径下行，向梳洗河的山谷急走。

河畔山脚松柏围绕中，有一座别墅式的小院，中间是一座雅致的小楼，附近有三两个婢仆，悠闲地在院中整理花木。

其实，却是负责警戒的人，外人进入小院前后一里之内，皆难逃他们的耳目。

小院后面枕山，怪石林立，苍松翠柏倚石而生，攀登不易，不可能有人往来。

五个女人，在楼下的客厅迎接失败归来的人。

五个女人，主人是一位明艳照人，雍容华贵的二十余岁少妇。

李慧慧已可算是绝色美女，但在这位风华绝代的贵妇面前，似乎仍逊色三两分，不管是身材、容貌、风度，皆差了一品。

另四人两位是三十余岁荆钗布裙的朴实妇人，姿色平凡，脸型与外表气质没有任何特征，正是最平凡、最不引人注意的密谍的人才。

另两位女郎正好相反，明艳、妖媚、轻佻，水汪汪的媚目具有无穷的挑逗魔力，一举一动，皆流露三两分风尘女人的韵味，南国艳姬的风情，却有北地胭脂的健美胴体。

“二妹，失败了？”贵妇黛眉深渼：“仙婆受了伤，怎么一回事？”

“大姐，我抱歉。”李慧慧凤目带煞，怨毒难消：“咱们完全料错了小畜生的性格，栽得好惨。……”

她将经过说了。起初，一切顺利，紫电如计缠住了舒云，八仙婆施术将乾坤手引出房来活捉，没料到舒云不受胁迫……

“我好恨，十二个人经过周详策划，已成功了大半，却失败

在最后，死一伤一，功败垂成饱受屈辱。”李慧慧最后说得声泪俱下，哭得好伤心。

“二妹，不要灰心，我们接近他，失败一次更多了解他一分，你并未完全失败。”大姐温言相慰，“至少，你已经达到牵制他的目的。”

“牵制他？”李慧慧大感困惑。

“是的，牵制他。”大姐淡淡一笑，“这一来，小畜生和乾坤手便不能再登山了，山上咱们正进行另一种更重要的事，如果小畜生闯去，很可能影响大局。我们只要能缠住他，便成功了一大半。”

“素华妹进行的事？”

“她进行另一部分。当然，所有的事都有关连。”

“已经证实了？”

“早就证实了。这里的工作，已经过半年布置，如果不证实，咱们来做什么？”

“已如计进行了？”

“相当顺利。”

“目前……”

“正在逐步接近，目前只需排除外来的干扰。只要不发生意外，必定成功。咱们必须严防意外发生。小畜生正是意外的灾祸之源，即使不能除掉他，也要缠住他，将他置于咱们的有效控制下。”

“大姐，要不要请求雷霆小姐支援？小畜生的确可怕，武功深不可测，性格更是多变……”

“雷霆小姐已安排妥当，任何移动皆可能暴露形迹。”大姐阴阴一笑：“我准备改弦易辙对付他。我不信他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哼！”

“大姐要亲自出马吗？”

“是的。”

“可是……”

“你放心，我会善加处理……噢！前面花廊负责看守门户的霞姑怎么不见了？”

前院对面，有一座花廊。在花廊工作的人，可以监视小楼前半部的动静。从客厅往外看，一定可以看到在花廊工作的人。人不在，表示监视警戒的人失职，至少也是擅离职守，是不可原谅的严重过失。

一位村妇打扮的人，急步向厅外掠走。

“你也去看看。”大姐向另一位村妇打扮的人挥手。

掠至厅口的村妇，似乎忽略了厅口高高有门槛，也许是腿下不便，来不及举步跨越门槛，突然被门槛一绊，砰一声响，翻跌出门外去了。

“噢！”所有的人，皆惊呼出声。

这是决不可能发生的事，门槛高仅一尺六寸，怎么可能把一个武林高手绊倒？简直开玩笑，连小姐姐也能轻易地爬过去。

随后奉命跟出的另一个村妇的反应十分迅速，立即飞跃而出，身形乍起时剑已出鞘，身剑合一疾射出厅，剑形成绵密的防护网，可以完全保护身前各要害。

可是，防护网仍有漏洞，左侧方电虹耀目，快逾电光石火，毫无阻滞地贯网而入。脚下方最先翻倒的村妇，也被右侧下方伸来的一只手，拖死狗似的拖走了，挣扎无力，只能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砰！”第二名村妇摔得更惨更远，连人带剑跌到阶下去了。

三位姑娘出现在厅口，泰然跨入厅门。

“是你们！”李慧慧骇然惊呼。

是乔绿绿和她的两位女骑士。两位女骑士手中的剑冷电四射，双剑左右相护，昂然直入无所畏惧。

“我们仍然找错了地方。”乔绿绿向右面的女骑士说，似乎深感失望。

“小姐，并没有找错。”女骑士用剑向李慧慧一指：“她在，她应该是主事人。”

“但我们找的不是她。”

“问问看就知道了，很可能在内室，小姐！”

“狡兔三窟，她们五六窟。”乔绿绿摇头，似乎她所面对的并不是敌人：“费了许多工夫，到头来仍然找不到她们的主窟所在。她们的部署，决不是这三四天中仓卒完成的，她们有周祥的计划和准备。”

“所以我们得特别小心，小姐。”

堂上，大姐脸色难看已极。

“她们是谁？”大姐向惊容明显的李慧慧问。

“石固寨适逢其会，妨碍我们行事，来历不明的姓乔的一家人。”李慧慧悚然说：“这小女人也曾经在德平出现，帮助小畜生脱逃。”

“毙了她……”

“大姐，使不得，她们不但武功深奥莫测，而且人多势众。”

“她们三个人……”

“其他的人一定全来了，咱们的警卫已被她们在不知不觉间全部解决了，所以才能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外面已不是我们的了。”

“这……”

“撤！”李慧慧突然大叫，不管大姐是否同意。

正在堂上的三女，突觉脚下一沉，刹那间，整座大厅摇动，异响暴起，三丈见方的堂下丹墀，以全速向下沉落，而且从中分开、张坠，像翻板，更像下开的巨门。

没有人能在这种猝然的变化中保持重心不向下跌落，猝不及

防，连转念都来不及，便向这巨大的陷坑飞坠。

这瞬间，堂上的人迅疾地消失在内堂口。

这瞬间，乔绿绿下坠足尖，点中了从后下方射来的晶虹，借那几乎不可能的劲道，不但止住了下沉的坠势，而且上升两尺左右。

同一瞬间，两位女骑士的剑，随身形的侧倒、飞翻，而将锋尖搭上了坑缘，身形也立即飞翻而起。

青姨出现在坑口旁，手中的怪绳一抖一拂。

乔绿绿不等升起的身形静止，便已后空翻半空转身，奇准地抓住了上抖的晶绳，借力飞翻，翩然翻落在青姨的身旁。

“好险！”乔绿绿惊魂初定，拍拍酥胸向青姨做鬼脸，伸伸舌头：“整座丹墀地陷落，老天爷！这样浩大的工程和机械设备，怎么可能装设在这种平时人迹罕至，鬼打死人的地方？到底有何作用？”

“防仇家登门呀！傻小姐，以后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大意。”青姨苦笑，“我们失败了，没能找到她们主脑人物藏匿的地方。”

“把那些女人搜出来问口供……”

“来不及了，小姐。”青姨指指下面幽暗的、下沉三丈的巨坑：“那下面有刀阵，跌下去准死。这里既然有如此规模的机关设备，里面哪能没有逃生的地道密室？你能花多少时间去穷搜挖拆？算了，走吧！反正已经有了几个活口，多少可以问出些端倪来的。”

“好吧！走！”

严格说来，泰山应该归属于玄门名山，宫观甚多，后来佛门弟子所建的寺院庵堂，为数有限。

泰山寺院甚少，因此云游的和尚挂单的地方聊聊无几，除非他没有佛道不相容的成见。

投书涧的东南，有座规模宏大的普照寺。寺虽然建自金大定年间，但百年前由高丽籍的名僧满空禅师募款加以重建，所以保护工作做得很好，依然巍峨壮观，是来泰山云游的僧人挂单的最佳去处。寺中有百余名僧侣，几乎有一大半是势利的和尚，对招待贵宾施主诸多巴结，对挂单的苦行僧则极尽挑剔能事，招待的差距很大，依身分、名望、贫富而定。

寺左近山崖的一座禅房，是安顿第一等游僧的住处，这里不但环境清幽，而且有几个老僧负责照料。

僧人按规矩午后是禁食的，除了水，不进任何食物。

可是，一间单独的禅室内，三个和尚正在闭门大嚼。

已经是申牌时分，这三个不守清规的和尚居然在进食，而且喝酒破戒。

“砰砰砰！”外面有人重重地敲门。

“狗养的！这时候谁在敲门？”坐在上首那位长相狞恶的老僧大骂，哪像个佛门弟子？

“你三个贼秃驴给我滚出来！”门外的人也大声怪叫：“映佛岸下的居民丢失了一只狗，说是你们三个秃驴偷走的。”

狞恶老僧大怒，虎跳而起往室门走。

“胡说八道！佛爷要剥你的皮！”老僧一面咒骂，一面拉开室门。

门外有三个人，为首的国字脸盘，剑眉虎目留了八字须，相貌威猛，佩了一把金背刀。

另外两人更雄壮，更魁梧，年皆四十开外，不怒而威。

狞恶老僧一怔，但怒火未消。

禅房内设备简单，出家人本来就应该过清苦的生活。一张长形矮禅床，只有一床草席，没有枕没有被，没有桌没有几。

三个和尚是在床上吃喝的，餐具酒菜都摆在将席卷起的粗糙禅床上。

另两个和尚看清了外面三个衣着华丽、相貌威猛的人，便知大事不妙，惹不得，不再理会狞恶的老僧，打开惟一的小窗，慌慌张张爬窗溜之大吉。

门外的三个人目光犀利，都看见两个僧人爬窗溜走，但未加理会，注意力全放在启门的狞恶老僧身上。

“谁在大呼小叫，诬赖佛爷偷狗？”老僧凶狠地问，居然没看出危机。

“是我。”留大八字胡的人冷冷地颌首。

“你是干什么的？”

“本地的厢长。”

“厢长？去你娘的胡说八道……”

“你骂吧！反正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这话有何用意？”

“和尚上下如何称呼？”

“你管佛爷如何称呼？哼！”

“你说不说无所谓，反正在下已经知道你的来历。”

“知道佛爷的来历，你还敢在佛爷面前胡说八道？我看你是活腻了，要找泰山王攀亲套交情要进鬼门关。”老僧的一张嘴真够厉害的。

“就是知道你来历，才会找你呀。”留大八字胡的人居然不生气，但眼中的杀机越来越旺盛。

“你为何要找佛爷？”

“有人说你欠他一笔债，要找你索还。”

“呸！胡说八道！佛爷一生从来没有欠任何人的债，岂有此理！佛爷我金银多多……”

“我知道你金钱多多，不会欠金银债。”

“那又是……”

“是人命债。”

“对，人命债。你不是宇内三大魔僧之一无相魔僧吗？”

“正是佛爷我，你……”

“那就对了，不错，是你。”

“你在胡说些什么？”无相魔僧要冒火了。

“有人控告你在济南府历城县石固寨行凶放火杀人。”一位壮汉沉声说：“和尚，可有其事？”

“你管佛爷的事，配吗？你是什么人？”无相魔僧仍然不在乎。

“不要问在下是谁，回答在下的话。回答！”壮汉厉声叱喝。

“你是什么东西！混帐！”无相魔僧怒吼，突然虚空一掌吐出。

无相魔僧长相虽然狞恶，但身材干瘦枯槁矮小，怎么看也不像一个会武功的人，不知底细的江湖朋友，绝对不敢相信这个干枯老和尚，会是大名鼎鼎的宇内三魔僧之一，一定把他看成招摇撞骗的疯和尚。

与壮年人比较，双方的身材太过悬殊，按理，抢先动手的人应该是壮年人，决不会是风吹可倒的老和尚。

抢先动手的是老和尚，这一掌却是可遥碎碑石的可怕奇功，小须弥禅功的精华所在，丈内可击碎内家高手的护体先天真气，十分可怕。

留八字胡的中年人一声沉叱，金背刀立即闪电似的出鞘，神功默运，劲透锋刃，挥出时风吼雷鸣，划破小须弥禅功掌劲的呼啸，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金背刀砍散了大部分掌力，余劲仍然把壮汉震得连退三步，脸色泛白，显然受到极大的惊骇，似乎仍然难以相信魔僧具有如此可怕的掌力。

中年人顺势挥刀，毫不客气地向魔僧扑去。

“来得好！”魔僧沉叱，连攻三掌。

刀气与掌风同发锐鸣，掌风居然能将空前凌厉的刀势阻挡在八尺外。

三刀势尽，中年人无法近身，刀势却被看不见的掌劲所迟滞，三进三退回到原地。

蓦地长啸震天，中年人发出奇异的长啸，刀势突变，似乎四面八方正在云涌天变，狂风暴雨的奇怪声流清晰可闻，令人闻之心向下沉，脑门发炸，气血一阵翻腾，眼前发黑，心神大乱，立即陷入气散功消困境。

刀光似狂龙，狂舞而至，光临魔僧的身前，小须弥禅功一泄而散。

“你……是……”魔僧狂乱地厉叫，但叫声突然中止，如中雷殛。

刀光闪处，异响随之，血光崩现。

中年人飞退丈外，收刀入鞘。天宇下，一切异鸣消失，风雨声寂然。

夕阳照耀，天空中万里无云，哪有什么风雨？仅山风吹过松林，松涛声隐隐入耳而已。

“替他裹伤，带走。”中年人咬牙说，“先破他的气门，我要把他们的根刨出来。”

“六爷，送他上法场岂不甚好？”另一名壮年人说。

“不好，那将是拖延时日的事，须防歹徒劫牢反狱，你担当得起？”

“这……”

“我要他招出一切来，要他死得瞑目。”

魔僧的右臂断了，丹田上方也挨了一刀，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挣扎，被两名壮汉擒住，上药裹创、破气门、上绑，成了待决之囚。

“我们走吧！六爷。”壮汉将魔僧扛上肩。

“你们先走，我得到处看看。”

“六爷请小心。”

“我知道。哦！小兄弟那里，请多费神派人照顾。”

“呵呵！六爷怎么跟我们客气？晚辈不待六爷吩咐，自当尽心尽力而为。”

“谢谢。”六爷感激地说。

元君庙的北面是天空山，俗称仙女山，群峰秀列，俨若屏障。山颠平垣，俗称尧观台，至于古尧帝是不是常在此地看日出，信不信就由你了。

台前面有一座黄华洞，附近的确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野黄花。

这里，已被一群神秘人物所占据。

入暮时分，山风四起。

两个青衣村夫脚下匆忙，在一名警哨的引领下，进入幽暗的黄华洞。

五名黑衣人据地盘坐，背后一灯如豆，散射出一线幽光，因此，五个人的面孔皆看不清五官。

“启禀大总领！”两名村夫恭敬地行礼，一名沉声禀报：“总监传来口信，要求延期。”

“理由何在？”坐在中间的大总领冷冷地问。

“其一，进行得不如计划般顺利，迄今仍未能进入梅谷。其二，山下的行动受挫，折损了几个人，接应的人手不足。其三，已发现四批来历不明的人，活动频繁意图不明，须另派人手防范意外。其四，有四处地方的伏桩不明不白被挑，人已失踪下落不明。连普照寺内的无相魔僧也失了踪，目下正在侦查，寺内的和尚们可能知道一些线索，有消息可望快速前来禀报。”